

宗程

番外書冊

和書門類	
二四一五	號
一六四	函
一三	架
五	冊

經說

內閣文庫	
二四一五	號
一六四	函
一三	架
五	冊
和書類	

貳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150
冊數	5(2)
函號	190 468

190468



又曰能近取譬及身之謂仁

程叔子曰立人達人為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

焜按二程此章之解義精而理確不知朱子何故
不從而別自造說也夫子蓋言仁者已欲立因以
立人已欲達因以達人能近取諸身以其欲立欲
達之心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必如是然後推以
及人以其必以已心度人而非出於自然故止可
謂之恕之事而為仁之方豈不極明白伯子所謂
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者言如此則可以
勝人私而看得仁非徑以本文兩載為狀仁之體

如集註之云也此特恕之事而直曰為仁者蓋
仁者之稱猶君子可以通上下言之固非必至仁
如堯舜而後始稱仁者也故結之不曰可謂仁而
曰可謂仁之方顧從事於此則堯舜至仁可坐而
進也且以文勢論之能近取譬句緊承上二句而
覆說之可謂仁之方也已句總攝上文而收結之
語脈章熟讀自見豈可中間割裂以為仁恕之
別乎語類云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一章某當初也
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
仁之方却相反方分作兩段說據此則朱子初年

六從程說晚年方自造說可謂不善變矣又云某
之說非異於程子蓋程子之說足以色某之說程
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之說如在大屋之下分別
廳堂房室一般初無異也集註引程子之說蓋六
此意然程子之意曰自與集註迥別不可強合為
一淄澠之水易牙能辨況如是之懸殊者乎
張欽夫曰夫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人惟有己則有
私故物我坐隔而昧夫本然之理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於己而譬所以化私欲而存公理
也然便以此為仁則未可此仁之方也於其方而

用力則可以至於仁焉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
結之聖人之示人至矣

默而識之章述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

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進是

程伯子曰若顏子則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

程叔子曰默識而無倦者有諸已者也

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要在默而識之也

又曰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

又曰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

微也

焜按默識二字程子雖無詳解觀其顏子則默識
其他則未免疑問性與天道要在默而識之等語
知其不用識記之說
吳程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經註中
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懲象山頓悟之言
也

論語或問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
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
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但未知當時立言之本
意果何所指身然以得言者程子范尹得之而揚

氏過高以存言者呂氏得之而謝氏過高又不可
不審也焜按此則朱子初年於識知識記兩說
未有所軒輊至晚年矯枉過直始以前說
為近是耳

夫子為衛君章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

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余也遂逃去并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齊桓馬而諫武王滅齊去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程叔子曰此清者之量伯夷

之清若推其所為湏不容於五必負石赴河乃已然

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

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謂曰叩馬則不

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

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

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饑而不食也至如史記
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年矣
安得父死不葬之語煜按參考下文諸儒
論恐併無叩馬事
又曰若曰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
謂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知史遷之說也
煜按朱子解經浩瀚汗牛充棟故不免間有舛誤
如子糾為弟伯夷餓死斯其大者子糾之謬程子
啟之伯夷則程子未嘗誤而朱子不從朱子之誤
本於過信史記而其所以誤則以其事卓絕峻厲
犁然中於心故不忍刪去斯其病源與史遷好奇

如出一轍古人已有詳論今摘錄之如左

郭象曰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
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

也莊子讓
王扁註

王安石曰事有出於千五之前聖賢辨之甚詳而
明然後並不濳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
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
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孔孟之
可信而又辨之反覆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
不念旧惡求仁而獲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益

子曰、佞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而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佞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惺按此二句謬說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佞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是大不然也、

黃庭堅曰、陽夏謝景平日、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語、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

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遺也、王直曰、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俗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

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取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佖，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倍極形容，文字既工，盡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汲罪

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乎！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欵，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之，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佖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倚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立，而二子苟嘗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貢之意，

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佞者謂齊桓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芩芩，首陽之顛。采芩芩，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日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

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首陽之佞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

本文之無也。夫今公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略無近似而害於義理時甚焉。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大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闕。群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

命在左右。與大公而武王如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以干。此殺以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並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晏人。闔於是非進退。輕蔑嘗試。不近人情。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以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論孟乎。從

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擬而容心為此何也曰
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
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
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為
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
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
也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來觀之皆西也
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
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
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

誤遷而遷誤後世也煜按以首陽之餓為二子辭
國時太是一說恐不如從故
子以周粟為周祿之切當事情原思為宰與之粟
九而可以為證但此章則專取其辭國一節以形
術報之不然而不必
引不食周粟事

加我數年章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

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見他論加作假五十字蓋是時孔子羊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笑如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羊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程叔子曰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

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佞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

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矣云學云大過皆

謙辭

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則年未五十也

煜按以聽見攻經文實學者大病必萬不通然
後改焉可也若此章不改尚可通改而作卒以學
易成何文法且漢氏以來論作卒六層一怪事加假嚴
後劉元城乃獨見他論作卒六層一怪事加假嚴
相近而義各可通則又未必改作假也集註之謬
實本史記後儒爭彈駁朱子然卒不能定乎一益
徒馳騁於末流而未能窮究其源故也今試舉史
記本文而辨析之則千載蓄疑可以渙然冰釋矣
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讀
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夫孔子贊易則誠在晚年：幾七十之時若夫學
易則奚嘗同時幼學六藝便當學易世家序易象
繫象說卦文言一段叙孔子晚年贊易事讀易韋
編三絕一段叙孔子五十以前學易事一則贊易
一則學易絕不相蒙其以初年事置于後則以事
之輕重大小懸絕也贊易所以垂法萬古故謹先
特書之韋編三絕則止一時力學之効故以類附
見猶論語以牢曰承大宰知我乎之後此自叙事之
法至易見至易知者不意朱子而乃有此鹵莽也
蘇氏曰史記年月多差訛安可以證聖經不足憑

也李治曰論語所載則是在繫易時語而司馬遷
所記則作十翼時言之也言本不同乃欲強比而
同之宜守若是之紆也此諸說中頗近理者然
史記年月何以知其必不足憑史記與此章大全
小異何以知其必非一時之言蓋其本在朱子誤
讀史記而後來諸儒吠影吠聲人云亦云是以數
百年來若彼憤也或云卒字正書則當誤六十
草書則可訛九十不可訛五十此雖近於戲謔亦
自有理程子依文解之蓋得之學者斷當舍朱而
從程特其以大過為八索之類則白玉微瑕朱子

嘗駁之是也學者不可不知也

郝敬曰此夫子五十以前語故云加我數年古者五
十服官政聖學五十知天命易道五十則河圖之
中大衍之成數卦爻之尊位也凡人生半百閱歷
已深前此未定之見已徹後此老耄之年未至故
五十知天易之中數也夫子曰年幾歟非至五十
始學易也

張子厚曰日無事夜未寢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
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此雖非解論語亦可以
觀語勢故錄以資考

按

此章之義，在於言人習於不善，雖言善也，今四方之信，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恠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拒絕之則大甚矣。人潔已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煜按：古人於文，非若後人汲汲於修飾字句，故多

互鄉難與言章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

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事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其進也。

之前

程子曰：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雖言善也。今四方之信，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然也。互鄉之童子見夫子，而門人恠之。子曰：與其進之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拒絕之則大甚矣。人潔已而來，當與其潔也。豈保其往而不善乎？聖人待物之弘也。

煜按：古人於文，非若後人汲汲於修飾字句，故多

推魯古直者，如此章是也。苟其義理通明，無所窒礙，固不必紛；點竄。程子依曰文而為之說，可以為法矣。朱子欲移人潔以下十四字於與其進之前，果何所批，且如是，則唯何甚三字，似無歸着，而全章依然推魯古直矣，何必然。

郝敬曰：門人惑者，以其既往為不善，退亦未必善，故夫子謂吾但與其進，非與其退，一何求人太甚乎。彼既潔已而進，與其潔耳，何必進念既往之不善而過為防乎。朱子謂此章錯簡，未然。

程子不合

如齊周公章 泰伯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子曰：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各鄙嗇也。程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亦不足觀矣。愚謂驕吝，雖有盈歎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驕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非只是吝於財，比吝於事，吝於為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所以要吝者，只緣我散與人，使他人富，而我一般，則無可矜誇於人，所以吝。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閑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

如此曰曾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
相匹配得在故相靠得在語類下同

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
其所無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
又却將來驕人

為是要驕人所以吝

程叔子曰驕是氣盈吝是氣歉集注引之無二是字

又曰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有已吝如不能
改過亦是吝

陳天祥曰程子說驕氣盈吝氣歉其說誠是盈與

歉勢正相反無遞互相目之理而註文以為雖有
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目又謂驕為枝葉吝為本
根皆是硬說誠未見有自然之理也驕吝元是兩
種實非同體之物今以吝鄙慳嗇為本根却生驕
矜奢侈之枝葉豈通論乎吝與出納之吝之吝字
義同蓋吝已傲物謂之驕慳利嗇財謂之吝驕則從於
奢吝則從於儉此皆眼前事不難辨也註言驗之
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此言正是
未嘗真實驗之於人也石崇王愷之驕矜未嘗聞
其有吝也王戎和嶠之吝嗇未嘗聞其有驕也雖

然人之氣稟萬有不同，驕吝之中，又有差忒，非可一例言之也。試於天下人中以實驗之，大抵驕而不吝，而不驕者多，驕吝兼有者少。既已矜已傲物，而又慳利畜財，此之謂使驕且吝，以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為可鄙。其餘雖有才美，皆不足觀也。已。

煜按朱子所謂驕吝，勢常相目，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者，立間自有此等人。煜亦嘗親見之，然此係一種邪僻底人，十人中僅有一二如此者，難以槩天下。如謂驕者必吝，吝者必驕，富貴而驕者必吝。

於改過吝貨財者，又恃才驕人，則犯此病者，十有六七。然猶未足以盡天下人，了非孔子之意。孔子惟謂驕而又吝，其人不足取而已。未始問其勢常相因，與相為枝葉根本也。程子只以盈歛為言，辨疑引石崇王戎等為證，誠得之。朱子蓋特驗之于所見數人，而未嘗博驗之于天下人也。然語類曰：「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其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

發餘意辭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
又曰集註云驕吝雖不同而其弊常相因先生云
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見近來有一種人如此其
說又有所為也按此則朱子所見大抵與辨疑及
鄙說同集注則有為而云耳非此章正解也

學如不及章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

惟恐其或失之警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寸說姑待來可便不
可也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以上二條集

異

煜按此章語氣猶左伝兩云善鄭以勸來者猶懼
不旣焉之意學如不及此言為學之法也猶恐失
之此痛警學者之辭言如此而猶恐失之况於不

能如此乎。邢昺曰：勤學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若米謝顛道曰：如追寇讐，如此其急，猶恐不及。故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揚中，立曰：學者可致，焉常若不及，猶恐失之。自謂至焉，其失遠矣。尹彥明曰：學者常懷不及之心，猶恐失之。雖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皇之汲，況其下者乎。皆此章正解。朱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從賊相似，頂是着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不管他如何來得他，此則與邢謝

等同。程說雖大簡，熟玩語意，必如鄙見，決非如集註之意也。

舜有臣五人章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言周室人才之多。唯唐虞之際。乃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商皆不能及。然猶曰。武王之時。人才之多。以之前否。唯唐虞為盛。夏商有不及。此別自辨。此一說。集注本此。

程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武王有亂臣十人。以唐虞之際。方之。周為盛也。然又有婦人焉。惟九人耳。才之難得如此。婦人邑姜也。

孔安國曰。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最盛多賢才。

葉夢得曰舜有臣五人而周倍之則周之人才又
盛於唐虞之際矣然婦人居其一止有九人為是
才之難得也

毛奇齡曰班固聽講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二句
謂唐虞才盛于周然于有婦人為二句決接不下
必須添降而夏商皆不能及二句然後可接報大
憤懣天下有聖賢措詞如是瀏落又需在傍者添
唇補舌而後能達意豈可為訓且此章前後六韻
雖明既敗周才忽揚周德斷派絕港故集註六自
知周章欲以三分天下一節別作一章而不知經

之難通全在添出兩句誤解聖言無他故也經本
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謂有如是盛才而猶
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前後
一串翻覆見意故曰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
正解也於斯為盛猶曰於斯為美於今為烈言今
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
八字而後可接下句于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
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亦不合况先聖後聖並無低
仰孟子定道統既以禹與皋陶作堯湯見知之統
隨以太公望散望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

周召畢散諸大罪而忽与禹稷臯陶較升降分優劣者此真小人之腹与論語立言之大旨又大不合何必如此煜按末後不分優劣之說与鄙見不合煜按此章集注之謬不必煩苦思惟以上下文參考自見上有舜臣五人武王乱臣十人之語而承之以才難則知才難者在五十數上立論言唐虞止五人武王止十人信乎才人之難多得也上言才難而承之以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則知其言周人才其數倍唐虞便是盛於唐虞非較其才之優劣高下也使其較人才之優劣自應別有詳說豈

得獨舉其數而使人臆料乎上言於斯為盛而承之以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則知其盛者直下接有婦人之周而非与上句判然不相關也語脉章何容疑惑堯舜致理之臣四岳十二牧之屬尚有三十二人武王戡乱之臣書所云尚有三千蓋特舉其尤異者則止於五人与十人以五數十唐虞固不得不遜於周也若較其優劣則唐虞賢臣一可以敵周二三臣五未遽遜十今舍其優劣而專論其多少蓋夫子周人自不得不推尊周猶吾從周之意語類魏問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

了

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子曰寧可將上一句
存在這裡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
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據此則
朱子於此注固有所不安特以不致言周盛於唐
虞故強下此解未始知夫子推尊周室之意也郝
敬曰唐虞之際於斯六字聯絡斯指文武時也盛
垂唐虞周古今惟此兩盛耳此說六字穩但下有
婦人句不緊接不如程說之佳也

此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子曰寧可將上一句
存在這裡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
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據此則
朱子於此注固有所不安特以不致言周盛於唐
虞故強下此解未始知夫子推尊周室之意也郝
敬曰唐虞之際於斯六字聯絡斯指文武時也盛
垂唐虞周古今惟此兩盛耳此說六字穩但下有
婦人句不緊接不如程說之佳也

子畏於匡章 子罕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又善禮樂
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

六謙
辭也

程伯子曰文不在茲乎文未嘗止唱道在孔子聖人
以為已任也

熒按此章乃聖人以道自任之言不復事區謙
讓猶夫子天生德於予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之意試考前後語勢高華博大何等氣象即程子
所謂文之興喪在孔子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
等語自不覺若忽於一文字含謙遜之意何前後

之不類也。蓋因卑視文字而然也。夫後世專以文
章又藝言文。殊不足重。其在于古則不盡然。文
猶道。猶文。道之顯者。道文之隱者。極而言之
則文可以兼道。不可以兼文。若此章之文。以文
之至盛者而言。如所謂經天緯地之文。王之所
以為文之文。蓋夫子以配天繼聖自任之語。何謙
之有。且此文字。剛承上文王之文而言。豈可改作
道乎。熟味伯子語。文道二字。似不分輕重得之。

文之至盛者而言。如所謂經天緯地之文。王之所以為文之文。蓋夫子以配天繼聖自任之語。何謙之有。且此文字。剛承上文王之文而言。豈可改作道乎。熟味伯子語。文道二字。似不分輕重得之。

食不厭精節 柳黨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程伯子曰。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

孔安國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疏曰。祭謂祭先也。案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

祭上環。知是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

敬也。

范淳夫曰。鬼神饗誠。不在于物。故雖蔬食菜羹及

當食瓜而祭。亦必齊如。所以致其誠敬也。

毛奇齡曰朱註所引陸氏即陸德明也德明作釋
文極其誣罔如此必字謂出魯論則何氏集說正
魯論非齊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衆說豈是瓜字
而陸氏唐人乃忽作是說豈非大謬按南史顧憲
之終制引魯論云雖萊羹瓜祭必齊如者本貴誠
敬豈求備物彼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煜按任臆見妄改經文尤解經之大戒經文義自
可通何必改况引魯論正魯論適足招人譏彈
且樞玉藻則不祭者惟水漿可知疏食萊羹人
知祭果有何可奇而大書特書於鄉黨篇中乎伯

子之不改字誠是也

田也其庶章先進

子曰田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程伯子曰顏子屢空中心一作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

貨殖億則屢中役億一作聰明億度而知

程叔子曰屢空兼兩意唯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

殖便生計校才計校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

受正命也

又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服膺

与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何晏按

集解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二程之所本

呂与叔曰空、無知則無所不達自得自生豈見
聞之以乎不受命若貨殖之學聚聞見以度物以
已知求中而不受命於天空、無知則未始有已
所以應物如響一受於天而已吾何與乎然屢空
而未能常空所以幾聖而未至

又曰貨殖之學不殖則窮空、無知則道所由出

雖屢而未久亦度乎前定而不窮矣煜按貨殖之說恐當從呂

与辨程子蓋失之而朱子仍之故別於茅四卷中訂正其謬

又曰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仁已實如貨殖焉所

蓄有數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仁有時而窮故億則
屢中而未皆中也
問何謂屢空楊中立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
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固未至
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鄭汝諧曰屢空猶有所未空与不遠復之意同若
子貢之失在於不受命猶幾子曰余之矣謂賜
於夫子之教命猶未能受徒聚聞見以為已得聚
之多如貨殖焉以其聞見而億度亦能屢中其中
也非空、然洞見至理故有時而不中也煜按汝諧以命

為教命不可從

張欽夫曰：顏子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啻於中也。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人則絕四矣。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者也。

郝敬曰：屢空，即曾子所稱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莊周云：心齊坐忘之類。夫子亦自謂空也。此說

與朱子異無可無不可，絕四之類，皆空也。空者，大

虛之名，唯道集虛，天地聖人所以神，唯其無思無為也。易卦坎為險陷，惟其滿也。離為文，惟其虛

也。滿則露，虛則藏。聖人退藏于密，此也。儒者雖空

似佛語，不知夫子語空時，佛氏安在，盜竊主人財

主人不敢取，所謂割聖道奉二氏者也。若作貪解

貧，何足盡道。子路原思非不貧，夫子不知其仁，奈

何。貧足以目顏子乎。其庶乎屢空，作一句讀。燈抄庶乎

屢空，熟玩語勢，分作二句為是。

燈按：屢空之解，以上諸儒之說盡之，故不贅。朱子

不過恐其語類二氏，而別下之解，然語同而旨異

者。六經四子中，指不勝屈。君子泰而不驕，則泰為

美德，驕泰以失之，則泰為惡德。四十五十而無聞

則聞為令名聞也非達也則聞為虛名况空無空
寂之說後世方熾未嘗見于經何妨其同言而異
義乎且古書用其庶乎亦語下文大抵言其所以
然者易大伝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以下即所以釋
上殆庶之義也孟子曰主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之樂以下即所以解上
庶幾之言也此章亦然屢空二字即所以解其庶
之故必嘗指顏子德行之至美極盛者而言尚可
以區區貧窶空匱當之乎且貧窶空匱必察其所

王

以處此者如何然後賢不肖可辨如所謂貧而無
諂貧而樂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飯蔬食
飲水樂心在其中是也倘惟貧窶空匱遽可以為
賢則今之寒天行乞衣不蔽體者亦皆聖賢之徒
歟朱子至此蓋亦知其不可通故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析為一事其解亦巧然支離搖裂甚矣豈如
從程說之至穩至當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顏淵問仁章 顏淵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

甚速而至大也。日之克己，不可以為難，則

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驟用矣。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

則二日天下歸仁。諸類下同。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

克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

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

力之意。

程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燈按集註與程說不合。論語或問曰：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孰有不與其仁者乎？此則及近程說，愚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若，只是極言其效之速而大耳。言一旦復禮，則雖天下之大，立地歸吾之仁，熟味經文，未必有一日歸仁，二日歸仁之意。且一旦克己復禮事，皆仁，無復私之可克，不必曰：一日克之而後私欲淨盡。如必

待日：克之則所謂一日克己者，固已非真克也。恐當以程說為是。

片言章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也子路忠信明

次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釋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于衆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又自信之故也全其信也

程子曰一言而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由之見

信如此刑法國人為可取一作信其他可知程按蒸節

也一言

又曰魯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此其證

也

煜按朱子解此章辭義明白良無可議獨其解片
言為半言謂不待其辭之畢則過巧而駭人笑即
子路忠信明決言出而人服亦應一言方訖而後
決矣至僅半言人已信服而不待辭之畢耶故
子以一言解片言斷之不易即集注所載尹彥明
之說亦始終以一言當之郝敬曰片言無多言也
多言亂聽莫如訟獄終日盈庭聽而不決子路剛
果更無狐疑單辭片語直枉立判此豈囁嚅猥瑣
者所能辨其他古書所載片言排患小語皆指一
言未有以為半言者學者當從程

民之於仁章術靈公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

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
不仁則夫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
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則未嘗殺人
而無者也不為或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
下章放此煜按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
生者仁最為甚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
此集注之所本

程侗子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程叔子曰民之於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

者言民之不為仁也煜按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
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

仁者此二
程之四

或問三十四章之說曰。而為此章之說。以為仁與水火皆民之所賴以生者。然有內外輕重之殊。故仁之急。有急於水火者。然水火猶或害人。而仁則未嘗害人。蓋因民之所急。而又復其利害以淺。曉之。蓋近於侯氏之說。然以今觀之。曲折太多。似傷巧密。殆不若范氏之為得也。但其語雜亂。今節而取之曰。凡民之情。以仁為難。故畏之甚於水火。蓋其蹈水火而死者有之。而畏仁莫肯為也。故夫子言水火能害人。而仁不傷人。所以教民為仁也。如

此則語簡而意明矣。若程子之意。則其論畏仁甚於水火者。猶范氏而以蹈仁而死為殺身成仁。則可疑矣。蓋蹈仁者。未必皆致死也。殺身成仁。其心不幸而萬有一焉耳。况聖人之於不肯為仁之人。而遽責之。而必死於仁乎。其地位亦大遼濶矣。
或問。程子如程說。蓋晚而改之。亦為不善變矣。朱子初
鄭汝諧曰。民。凡民也。智不足以有明力。不足以有行。其於為仁。則逡巡遲縮。若有所畏。蓋甚於水火也。夫水能溺。火能焚。蹈之則必死。逡巡遲縮焉。可也。仁不至於死。何所畏而不為乎。所以深曉之。

也
煜按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熟坑二句，無限感慨。有喚醒一盡之意。其嘆愚民之不肯為仁，而非贊仁道之美也。必矣。且甚字，宋人好用之，稱贊之語。古書殊少。恐當從二程之說。鄭汝諧解為濶曉之語，最為切當。

佛躬召車 陽貨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也。匏瓜繫於

人則不如是也。煜按何晏集解曰。匏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若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此集注也。本語類亦曰。焉能繫而不食。古注是。

程伯子曰。佛躬召。子路引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為問。故孔子以堅白匏瓜為對。匏瓜者繫而不為用之物。不食者不用之義也。

饒魯曰。植物之不能飲食。不特匏瓜為然。不食疑只是不為人所食。如碩果不食。并潔不食是也。煜以不為人所食作不食。古又簡潔也。 蓋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可

蓄也。以為壺。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注者謂但可
為壺。以涉水是也。又如布敷瓜苦。在栗薪。即是
匏瓜係於栗薪之上。繫而不食。譬如人之空老而
不為立用者也。聖人道濟天下。其心豈欲如是哉。
鄭明選曰。朱子解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夫
草木皆不能飲食。豈獨匏瓜。按埤雅。匏苦瓠。甘。詩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并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
而已。皆言苦也。匏瓜味苦。故繫而不可食。孔子言
已隨時行權。見用於世。不如匏瓜。雖繫而不見食
也。易言井渫不食。與此不食義同。王粲登樓賦云。

懼匏瓜之徒繫兮。畏井渫之莫食。正與愚解合。洪
氏云。匏瓜星名。繫而不食。猶南箕不可簸揚。北斗
不可挹酒漿也。說太巧。亦未必然。

毛奇齡曰。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本何晏
注。而又誤解者。何注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
我是食物。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其云不食
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
食之物。非謂能食之物也。能食之物。不得稱食物。
集注引其說而誤解之。遂添能字于不字下。且又
恐說不明。又添飲字于能字下。且又恐後人更

易說又別為語類云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過于拘滯矣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若匏即匏也然而匏甘而匏苦匏之為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并句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蓋植物以可食為有用俗譏無用性以匏瓜目之為不可食也故韋昭注亦曰不材不可食也

對

子夏之門人章子張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笑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識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然大故亦有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程侂子曰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戒德者事不同

程叔子曰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所言是小子

之交

子夏曰交當如子張

張敬夫曰包注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其
說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為一象不可廢也
若但与之泛泛交際而已則固當尊矣而容眾嘉
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為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若
而拒其不可也但非之、鋒微過甚耳然而在學
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遽非子
夏之說且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
以成德自居者此六其堂、氣象也與煜按我字
汎指人而
言猶曰其人非子張以
大賢自居南軒誤解

郝敬曰我之大賢四語申明不可拒人非謂不可
若與也損友當遠豈子張不知必如朱注吹求
雖聖言亦病矣

煜按子張子夏各論兩聞不同而各有至理蓋立
行而不相悖伯子以初學成德別之并子以成人
小子之交別之實為有所見蓋如是則二子之言
俱可以為教輯論語者意亦應如此如集注所云
則二子之言皆有病難以教人必待後人補理然
後方完恐未必然此毛氏聖門釋非錄之所以作
也釋非錄之言叫踣無理愚所不取但集注苛求

孔門諸子則未始無微憾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君子有三愛章

子夏曰君子有三愛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厲者辭之確

程叔子曰曰論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

也須開口如荆軻於須是聽其言也厲煜按鄭康成曰厲嚴正

煜按朱子訓厲為辭之確蓋懼人不論辭之是非

惟務尚暴厲而然也然惟從鄭氏訓嚴正而其辭

理之確自見不必立異程叔子引荆軻事以為證

意必必如康成

濶若錄曰向謂訓詁之學至宋步之者如聽其言

也屬解注屬嚴正也從不聞有確也解且惟嚴正
与上温美及故曰變若果確也子温而確可采

新井明校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卷之五

新井明校

